

《報刊香港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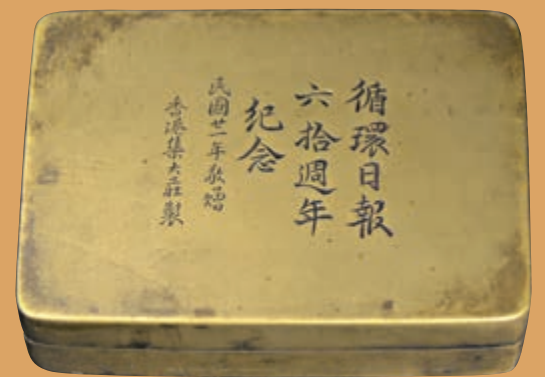
歷史行跡與文學倒影

方同

香港文學何在？香港文學何來？二十餘年來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稀方始終致力於香港文學研究，為香港文學定位和正名。趙稀方新近推出的專著《報刊香港：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19），與他著名的《小說香港：香港的文化身份與城市觀照》交相輝映，構成了香港文學研究領域的雙子星。

坐守其成一何易？開疆闢土一何難？令人饒感興味之處可能恰恰在於，既有《小說香港》珠玉在前，《報刊香港》又如何推進？香港文學研究走向何方？

趙稀方自香港回歸前後開始研究香港文學，此期的關注點，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文化身份和城市經驗之上，這一階段收穫的碩果，便是《小說香港》。其後二十餘年間，趙稀方從未放棄在香港文學研究領域的耕耘。他一直有一個強烈感覺，即研究香港文學僅僅依靠作家作品是遠遠不夠的，而需要追溯到原始的報刊文獻之中。由於香港報刊文獻多不在內地，很不易查閱，趙稀方決意於此，多次赴香港、英國等地查閱報刊，翻看微縮膠卷。



▲《循環日報》在創刊時無副刊

再論香港副刊起點

去年12月，在香港三聯出版《小說香港》的發布會上，趙稀方如是說：「對我而言，《小說香港》已經是江湖上的一個傳說，我想談的，是剛剛交稿的下一本書稿，題為《報刊香港》。這本書研究香港文藝報刊，花了不少時間，希望能夠給香港文學史建立一個實證的基礎。」內地《羊城晚報》對此次發布會的報道，便直接以「從小說香港到實證香港」為題。從晚清的《遐邇寶珍》、《循環日報》、《中外小說林》，到《英華青年》、《小說星期刊》、《伴侶》、《紅豆》等現代期刊，再到「綠荷時代」的《自由陣線》、《人人文學》、《中國學生週報》，由代表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刊物《詩朵》、《文藝新潮》、《新思潮》，直至後來的《四季》、《詩風》、《海洋文藝》，歷史過程逐次呈現，由此帶出諸多新的發現。



▲《報刊香港》作者，香港文學研究專家趙稀方

從香港開埠以來的期刊中求實證，發現並建構歷史，是《報刊香港》打開香港文學的新方式，別開生面。趙稀方在新著中糾正了既往香港文學研究中的種種問題，其中大多問題都與關鍵的時間節點相關。以往，受到以《香港文學的起點》一文的影響，學界公認，王韜在1874年開創《循環日報》，創建副刊，此為香港文學的起點。劉以鬯之所以有這樣的結論，其全部根據乃是內地一部王韜傳記對《循環日報》副刊的說明文字。《循環日報》內地不藏，趙稀方遍查大英圖書館、香港大學所藏《循環日報》的縮微膠卷後發現，《循環日報》在創刊時並無副刊，通過考察上述王韜傳記的資料來源，他發現傳記的作者轉引《中國報業史》關於《循環日報》副刊的記載時存在疏失，遺漏了該報副刊創辦於「光緒三十年」（1904年）這一重要資訊，而王韜在1884年便已離港，並在1897年辭世，《循環日報》副刊的創辦與王韜顯然沒有直接關聯。不過，結合王韜的生平和創作實績，趙稀方認為，王韜於1862年正式來港，其在港的文學創作早於《循環日報》的創辦，其人「的確堪稱香港文學的開山」。

借助文獻重構歷史

同樣是在實證的基礎上，趙稀方發現，現存最早的香港文學期刊其實並非阿英在《晚清文藝報刊述略》中所載的創刊於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的《小說世界》《新小說叢》，而應是《中外小說林》——其前身係創刊於1906年8月29日的《粵東小說林》，該刊1907年5月1日遷移港並易名為《中外小說林》。在《報刊香港》一書中，諸如此類的考據甚多。對於了解香港報刊甚少的學界來說，《報刊香港》的問世，其意義自是不言而喻的。

《報刊香港》絕非一部面面俱到的資料集，趙稀方在「自序」中提到，「現代報刊一方面是歷史材料，另一方面自身同時也是一種歷史建構。」因此，他在研究香港百餘年來的報刊時，特別注重以文獻重構歷史。「既注意史料考證，也注意歷史線索。對於香港早期報刊，本書予以了較多的考訂，呈現出不同的歷史維度；對於後來人們知道稍多的報刊，本書則並不一一討論，而是從大的時段上來把握時代脈絡。」這樣的總體布局，使《報刊香港》呈現出「遠近高低各不同」的錯落層次，從而大大增加了該書的可讀性。

既產生於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脈絡中，然而又獨具一格，這是趙稀方研究香港文學時一以貫之的思路。在考察近代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對香港文學產生的影響時，《報刊香港》充分地展現香港文壇與內地文壇同期表現的異同，無論是新、舊文學的分野，還是左右翼的論爭，均未簡單化約為內地文學史的投影，而是以期刊的文學表達為窗口，著意凸顯出香港文學史的「香港性」。以第六章《被遺忘的淪陷區》為例，作為研究對象的「淪陷區」，對專治內地現代文學的學者而言並不陌生，但作為「淪陷區」的香港，卻長久不為文學研究者所提到。在這一章裏，作者先是通過對比「淪陷前後」香港報刊的發行情況，直觀展現了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前後時局變化對港島文化生態的影響，而後以兩節的篇幅，「從報刊的角度，考察戴望舒與葉靈鳳在香港淪陷期間文字發表的情況，以此呈現淪陷時期香港文壇的不同面向」。戴望舒和葉靈鳳，既是淪陷時期最有代表性的香港文人，同時又是中國現代文人，淪陷時期香港由此聯結了內地以至東亞的政治文化視野。



▲《報刊香港：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》，趙稀方著，三聯書店，2019

話題引起學界關注

在60、70年代之後，香港史則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。有的報刊反英抗暴，銷量受到影響。有的報刊如《中國文學週報》等因為堅持冷戰思維，也已經跟不上社會，銷量暴跌，導致停刊。而隨着1949年後在香港出生的新一代港人長大，對立的政治模式開始瓦解，新的報刊媒體產生，孕育出新的媒體與報刊形式。1972年，《四季》和《詩風》創刊，代表着「《大拇指》—《素葉文學》」派和「《詩風》—《詩風格》」兩個文學派別的興起。在作者看來，香港人對於本地的意識並非只有一種，它取決於對香港的不同理解，強調表現本地的也斯、西西等人的民間派固然是其中一種，而將香港文化理解為中西融合的黃國彬等古典派也是另一種。同樣在1972年創刊的《海洋文藝》，則是一種延續。1972年的《四季》、《詩風》和《海洋文藝》這三種報刊，被視為香港的民間派、古典派與寫實派的三足鼎立。及至1979年中美建交，對立的文壇結構自然瓦解。徐速的《當代文藝》在1979年結束，《海洋文藝》忽然在1980年被中止，這個時間點並非偶然。立場鮮明的作家代表徐速和阮朗，雙雙於1981年去世，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結束。

自2016年起，《報刊香港》部分章節的內容陸續刊發於各地的知名學術刊物上，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有《〈小說星期刊〉與〈伴侶〉》（《文學評論》，2016年第4期）、《論香港〈文藝新潮〉的翻譯》（《中國比較文學》2017年第4期）、《友聯與中國學生週報》（《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輯刊》（台灣）2018年第3期）、《關於香港文學起點的幾點辨析》（《文學遺產》2019年第1期）、《視野之外的葉靈鳳》（《文學評論》2019年第3期）等等，並分別為《新華文摘》、《人大複印資料》等刊轉載。是故，在該書還未付梓之前，相關學術話題既已引起學界的注意，《報刊香港》之面世也正在讀者的期待之中。

與《小說香港》一樣，《報刊香港》亦被收入到香港三聯書店的「香港文庫·學術研究專題」之中。這一專題，素以力求「新」意著稱，誠如文庫總策劃鄭德華在《香港文庫·總序》中所言，「香港文庫·學術研究專題」系列是「集有關香港人文社會科學專題著作的重要園地，要求作品在學術方面達到較高的水準，或在資料的運用方面較前人有新的突破，或是在理論方面有新的建樹」，收入趙稀方此專題的兩種著作，在研究的方法、內容等諸方面，無疑都完美地契合了文庫編者的預期。



▶《海洋文藝》是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主要文學刊物



掃描QR Code 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讀書資訊

趙稀方曾用「執迷不悟」形容自己追溯香港文學前生今世的心路，然而，二十餘年的堅守，使這「執迷」的境界，早已由「不悟」漸變為「不悔」。在趙稀方看來，香港文學版圖如璞玉一般值得精細琢磨。如果說，《小說香港》以「身份」為底色，描繪一座香港「城」的興起，《報刊香港》則以「報刊」為線索，建構香港「史」的脈絡。星垂野闊，月湧江流，香港文學之歷史面目，越來越清晰地呈現於我們的眼前。